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十二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十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六十六

肅宗代宗諸子　肅宗十三子　代宗二十子

越王係　承天皇帝倓　衛王佖　彭王僅

兗王僴　涇王侹　鄆王榮　襄王僙

杞王倕　召王偲　恭懿太子佋　定王侗

淮陽王僖　昭靖太子邈　均王遐
睦王述　丹王逾　恩王連　韓王迥
簡王遘　益王廼　隋王迅　荆王選
蜀王遡　忻王造　韶王暹　嘉王運
端王遇　循王遹　恭王通　原王逵
雅王逸
肅宗皇帝十四子章敬皇后生代宗皇帝宫人孫氏生
越王係張氏生承天皇帝王氏生衛王佖陳婕妤生彭

王僅韋妃生兖王僩張美人生涇王侹裴昭儀生襄王
僙段婕妤生杞王倕崔妃生召王偲張皇后生恭懿太
子佋定王侗宫人生鄆王榮宋王僖
越王係本名儋肅宗第二子也天寶中封南陽郡王授
特進至德二年十二月進封趙王乾元二年三月九節
度之兵潰於河北史思明僭號於相州王師未集朝廷
震駭詔以李光弼握兵關東以代子儀光弼請以親賢
統師七月詔曰握兵之要古先為重命帥之道必資攸

憑是知靖難夷兇必資於金革總戎授律實仗於親賢蓋將底寧邦家保息黎獻者矣朕以薄德纘承鴻緒往屬元兇暴亂中夏不寧上憑宗社之靈下藉熊羆之力由是廓清咸洛拯此生人頃以河朔殘妖尚稽天討蛇豕竊依於城堡塗炭久被於齊甿朕為人父母寧忘閔念雖好生息戰每冀其歸降而餘孽昧恩靡聞于悔禍所以軒后親征於獯鬻周文致役於昆夷古之用兵蓋非獲已越王係幼禀異操夙懷韜畧負東平之文學藴

任城之智勇性惟忠孝持愛敬以立身志尚權謀有經通之遠智知子者父方有屬於維城擇能而授俾克申於戎律且兇徒嘯聚頻歷歲時惡既貫盈理當撲滅君親有命可不敬乎俾展龍豹之韜永清梟獍之類可充天下兵馬元帥仍令司空兼侍中薊國公光弼副知節度行營事應緣軍司署置所司準式九月史思明陷洛陽光弼以副元帥董兵守河陽王不出京師十月下詔車駕親征諫官論奏乃止王請行不許三年四月改封

越王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寢疾彌留皇后張氏與中官李輔國有隙因皇太子監國謀誅輔國使人以肅宗命召太子入宫皇后謂太子曰賊臣輔國久典禁軍四方詔令皆出其口頃矯制命逼徙聖皇今聖體彌留心懷怏怏常忌吾與汝又聞射生内侍程元振結託黄門將圖不軌若不誅之禍在頃刻太子泣而對曰此二人是陛下勲舊内臣今聖躬不康重以此事驚撓聖慮情所難任若決行此命當出外徐圖之后知太子難與共事

乃召倸謂之曰皇太子仁惠不足以圖平禍難復以除輔國謀告之曰汝能行此事乎倸曰能后令内謁者監段恒俊與越王謀召中官有武勇者二百餘人授甲於長生殿是月乙丑皇后矯詔召太子程元振伺知之告輔國元振握兵於凌霄門候之太子既至以難告太子曰必無此事聖恙危篤吾豈懼死不赴召乎元振曰為社稷計行則禍及矣遂以兵護太子匿於飛龍廄丙寅夜元振輔國勒兵於三殿前收捕越王及同謀内侍朱

光輝段恒俊等百餘人禁繫幽皇后於別殿侍者十數人隨之是日皇后越王俱為輔國所害係子建逌逾建建中元年十一月封武威郡王授殿中監同正員適封興道郡王授中監同正員逾封齊國公光祿卿同正員

承天皇帝倓肅宗第三子也天寳中封建寧郡王授太常卿同正員英毅有才畧善射祿山之亂玄宗幸蜀倓兄弟典親兵扈從車駕渡渭百姓遮道乞留太子太子諭之曰至尊奔播吾不忍違離左右俟吾見上奏聞倓

於行宫謂太子曰逆胡犯順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夫有國家者大孝莫若存社稷今從至尊入蜀則散關已東非皇家所有何以維屬人情殿下宜購募豪傑暫往河西收拾戎馬點集防邊將卒不下十萬人光弼子儀全軍河朔謀為興復計之上也廣平王亦贊成之於是令李輔國奏聞玄宗忻然聽納乃分從官士卒以遺之時敗卒膽破兵仗不完太子既北上渡渭一日百戰從自選驍騎數百衛從每蒼黄顛沛之際血戰在

前太子或過時不得食倓涕泗不自勝上尤憐之軍士
屬目歸於倓至靈武太子即帝位廣平既為元子欲以
倓為天下兵馬元帥侍臣曰廣平王冢嗣有君人之量
上曰廣平地當儲貳何假更為元帥左右曰廣平今未
冊立艱難時人尤屬望於元帥況太子從曰撫軍守曰
監國今之元帥撫軍也廣平為宜遂以廣平為元帥倓
典親軍李輔國為元帥府司馬時張良娣有寵倓性忠
謇因侍上屢言良娣頗自恣輔國連結内外欲傾動皇

嗣自是日為良娣輔國所構云建寧恨不得兵權頗畜異志肅宗怒賜倓死既而省悟悔之明年冬廣平王收復兩京遣判官李泌入朝獻捷泌與上有東宫之舊從容語及建寧事肅宗改容謂泌曰倓於艱難時實得氣力無故為下人之所間欲圖害其兄朕以社稷大計割愛而為之所也泌對曰爾時臣在河西豈不知其故廣平兄弟天倫篤睦至今廣平言及建寧則嗚咽不已陛下之言出於讒口也帝因泣下曰事已及此無如之何

泌因奏曰臣幼稚時念黃臺瓜辭陛下嘗聞其說乎高
宗大帝有八子睿宗最幼天后所生四子自為行第故
睿宗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為太子監國而仁明孝悌天
后方圖臨朝乃鴆殺孝敬立雍王賢為太子賢每日憂
惕知必不保全與二弟同侍於父母之側無由敢言乃
作黃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聞之省悟即生哀愍
辭云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
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為天后所逐

死于黔中陛下有今日運祚已一摘矣愼無再摘上愕
然曰公安得有是言時廣平王立大功亦為張皇后所
忌潛構流言泌因事諷動之及代宗即位深思建寧之
冤追贈齊王大歷三年五月詔曰故齊王倓承天祚之
慶保鴻名之光降志尊賢高才好學藝文博洽智略宏
通斷必知來謀皆先事識無不達理至逾精乃者寇盜
横流鑾輿南幸先聖以宸扆之戀將侍君親惟王以宗
廟之重誓寧家國克協朕志載符天時立辨羣議之非

同獻五原之計中興之盛實藉奇功景命不融早從厚穸天倫之愛震惕良深流涕追封胙于東海頃加表飾未極哀榮夫以叅舊邦再造之勤成天下一家之業而存未峻其等歿未尊其稱非所以旌徽烈明至公也朕以眇身纘膺大寳不及讓王之禮莫申太弟之嗣所懐靡彈遐想逾切非常之命寵錫攸宜敬用追謚曰承天皇帝與興信公主第十四女張氏冥婚謚曰恭順皇后有司凖式擇日冊命改葬于順陵仍祔于奉天皇帝廟

同殿異室焉

衛王佖肅宗第四子天寶中封西平郡王授殿中監同正員早薨寶應元年五月追贈衛王

彭王僅肅宗第五子天寶中封新城郡王授鴻臚卿同正員至德二年十二月進封彭王乾元二年冬史思明再陷河洛關東用兵人情震懼羣臣請以親王遥統兵柄三年四月詔曰古之哲王宅中御宇莫不内封子弟外建藩維故周稱百代抑聞麟趾之美漢命六官亦樹

犬牙之制歷考前載率由舊章朕以薄德纘承鴻緒屬豺狼未殄金革猶虞頼文武藎臣協心同徳庶克清於玄祲期永保於皇圖且授鉞分符義已先於用武又維城作翰道方宏於建親咨爾分閫之崇成予磐石之固彭王僅等銀潢毓慶瓊蕚分輝忠孝禀於天成文武稱其備用今三秦之地萬國來庭誠宜列皇子以建封崇懿藩而制勝是資固本委以臨戎彭王僅可充河西節度大使兖王僴可充北庭節度大使涇王侹可充隴右

節度大使杞王倕可充陜西節度大使興王佋可充鳳翔節度大使僅是嵗薨子鎮授太僕卿同正員封常山郡王

兖王僴肅宗第六子母韋妃刑部尚書堅之妹肅宗在東宮選為太子妃生僴及永和公主後為李林甫誣構被誅太子懼奏請與妃離異於别宫安置僴天寶中封頴川郡王授太子詹事同正員至德二年十二月進封兖王乾元三年領北庭節度大使寶應元年薨

涇王侹肅宗第七子天寶中封東陽郡王授光禄卿同正員至德二載十二月進封涇王乾元三年領隴右節度大使興元元年薨

鄆王榮肅宗第八子天寶中封靈昌郡王早世寶應元年五月追贈鄆王

襄王僙肅宗第九子至德二載十二月封襄王貞元七年正月薨

杞王倕肅宗第十子母段婕妤貞元六年六月贈為昭

儀僾至德二載封貞元十四年薨

召王偲肅宗第十一子至德二載十二月封元和元年薨

恭懿太子佋肅宗第十二子至德二載封興王上元元年六月薨佋皇后張氏所生上尤鍾愛后屢危太子欲以興王為儲貳會薨而止七月丁亥詔曰厚禮所以飾終易名所以表行況情鍾天屬寵及褒封載疇加等之美式備元儲之贈永懷軫念有惻彝章第十二子故興

王侶毓慶璿源分華若木天資純孝神假聰明河間聚
書幼聞樂善之旨延陵聽樂早得知音之妙頃以暫嬰
沉瘵殆積旬時而資敬益彰穎悟逾爽愛親之戀言不
間於斯須告訣之辭事先符於夢寐顧惟至性實切深
哀將胙土析珪載崇藩翰間詩對易爰就琢磨方冀成
立豈期天喪瑤英始茂遽摧於當春隙駟俄遷忽沉於
厚夜興言痛悼閔惜良深宜賁寵於青宮俾哀榮於玄
穸可贈太子諡曰恭懿應緣喪葬所司準式仍令京兆

尹劉晏充監護使詔宰臣李揆持節冊命十一月葬于
高陽原其哀冊曰維上元元年太歲庚子六月已未朔
二十六日甲申皇第十二子持節鳳翔等四州節度觀
察大使興王佋薨于中京内邸殯于寢之西階粤八月
丁亥冊贈皇太子廟號恭懿冬十一月庚寅詔葬於長
安之高陽原禮也鸞隧開封龍輼進轍陳祖載而就位
儼塗芻以成列皇帝哀玉林之閟景憫璿蕚之惟霜瞻
龍綍而增思懐鴈池而永傷考謚惟古褒崇有式爰詔

史司恭宣懿德其辭曰惟天祚唐累葉重光中興宸景
再紐乾綱本枝建國磐石疏疆克開龍胄實曰賢王驪
源孕彩日斡騰芳深仁廣孝緼藝含章秀發童年惠彰
亂齒蹈禮知方承尊叶旨對日流辯占鳳擅美曾衛後
塵間平絶軌胡尊初構王師未班爰從礙祼載歷險艱
愛備中掖名崇懿藩居常禀訓動不違顏禮及佩觿朝
加分器胙土延渥登壇受帥王質金聲文經武緯樂善
為寶崇儒是貴濬哲外朗温文內深閲書成誦觀樂表

音五經在口六律諧心才優藝洽絕古超今蛇豕猶梗
寰區未乂滌慮祈真焚香演偈食去葷血心依定惠庶
福邦家俾清兇穢霧露嬰疾聰明害神沉痾始遘彌曠
盈旬止處無擾發言有倫在膏方亟問膳逾勤雲物告
徵星辰變象楚藥無救秦醫莫仗靈儀宵而上賓嶽音
邈其長往違舊邸於青社即幽陵於黄壤嗚呼哀哉寃
氣奪兮去何之精靈存兮孝有思念君親之永隔託夢
寐而來辭延桂宫而震悼貫椒壼而纏悲旌遺芳於碣

館賁新命於儲闈嗚呼哀哉先遠戒候占龜獻吉指鶉野而西臨背鳳城而右出天慘慘而苦霧山蒼蒼而曀日望馳道而長辭赴幽塗而永畢嗚呼哀哉生為寵王兮寖愛所鍾歿追上嗣兮朝典斯崇升玉笙於洞府閟銀牓於泉宮金石誰固人生有終簡冊攸記兮德音無窮敢直詞於篆美庶永代而成風嗚呼哀哉佋薨時年八歲旣薨之夕肅宗張后俱夢佋有如平昔拜辭流涕而去帝方寢疾追念過深故特以儲闈之贈寵之上疾

絫月方平

定王侗肅宗第十三子亦張后所生佋之母弟至德二載封定王寶應初薨時年甚幼

宋王僖肅宗第十四子初封淮陽王早夭追封宋王

代宗皇帝二十子睿真皇后沈氏生德宗皇帝崔妃生昭靖太子獨孤皇后生韓王迥餘十七王舊史不載母氏所出

昭靖太子邈代宗第二子寶歷元年封鄭王大歷初代

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王好讀書以儒行聞大歷九年薨廢朝三日由是罷元帥之職上惜其才早夭册贈昭靖太子葬於萬年縣界

均王遐代宗第三子早夭貞元八年追封

睦王述代宗第四子大歷九年冬田承嗣謀亂河朔時鄭王居長典兵師不幸薨落諸王皆幼多未封建大臣奏議請封親王分領戎師以威天下十年二月詔曰虞夏之制諸子疏封漢魏以還十連授律是用錫珪班瑞

盤石開疆信通邑之紀綱為中都之屏翰然則旌鉞之寄推擇攸難因親之任各膺其命第四子述第五子逾第六子連第七子迵第八子遘第十三子造第十四子暹第十五子運第十六子遇第十七子適第十八子通第十九子逵第二十子逸等並敏茂純懿稟於衷誠温良孝恭形於進對動皆合義居必有常可以理衆靖人撫封宣化而總列城之賦繕分閫之謀克勤公家允輔王室令則均茅社之寵盛槐庭之儀授鉞登車嗣茲朝

典維城之固爾其懋哉述可封睦王充嶺南節度支度營田五府經畧觀察處置等大使逾可封郴王充渭北鄜坊等州節度大使連可封恩王韓王迥可汴宋等節度觀察處置等大使遘可封鄜王造可封忻王充昭義軍節度觀察處置等大使暹可封韶王運可封嘉王遇可封端王遹可封循王通可封恭王逵可封原王逸可封雅王仍並可封開府儀同三司是時皇子勝衣者盡加王爵不出閤德宗朝述為諸王之長時分命中使周

行天下求訪沈太后詔以睦王為奉迎太后使以工部
尚書喬琳副之貞元七年薨
丹王逾代宗第五子大歷十年封郴王領渭北鄜坊節
度大使建中四年改丹王元和十五年薨
恩王連代宗第六子大歷十年封元和十二年薨
韓王迥代宗第七子以母寵旣生而受封雖沖幼恩在
鄭王之亞寶應元年封韓王貞元十二年薨時年四十
七

簡王遘代宗第八子大歷十年封鄜王建中四年改封

簡王元和四年薨

益王迺代宗第九子大歷四年封

隋王迅代宗第十子大歷十年封興元元年薨

荆王選代宗第十一子早世建中二年正月追封荆王

贈開府儀同三司

蜀王遡代宗第十二子大歷十四年封本名遂建中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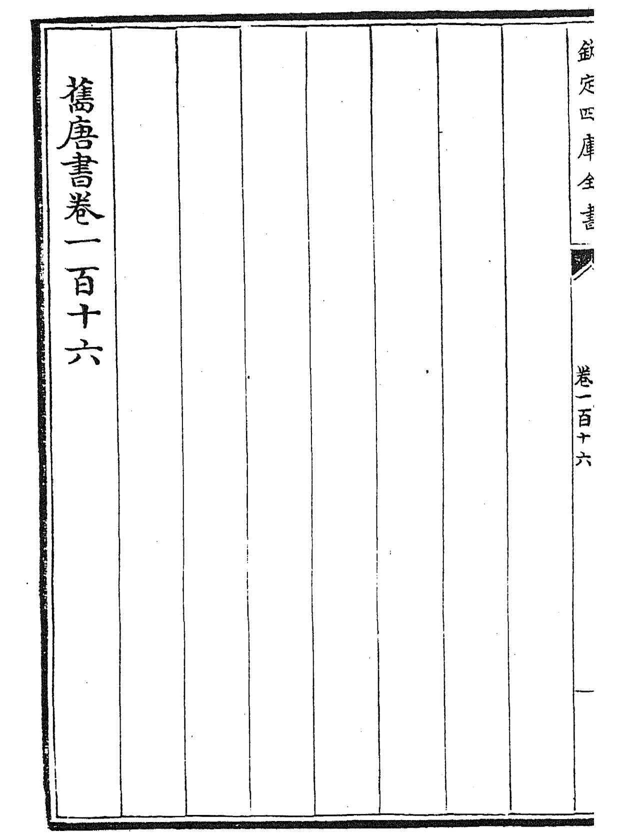
年改今名

忻王造代宗第十三子大歷十年封仍領昭義軍節度
觀察大使元和六年薨
韶王暹代宗十四子大歷十年封貞元十二年薨
嘉王運代宗十五子大歷十年封貞元十七年薨
端王遇代宗十六子大歷十年封貞元七年薨
循王遹代宗第十七子大歷十年封
恭王通代宗第十八子大歷十年封
原王逵代宗第十九子大歷十年封太和六年薨

雅王逸代宗第二十子大歷十年封貞元十五年薨

史臣曰醯妻破國孽子敗宗前代英傑之君率不免於斯累者何也良以愛惡不由於義斷毀譽遽逐於情移雖申生孝已之仁卒不能迴君父之愛悲哉孝宣皇帝當屯剝之運收忠義之心忍行愛子之刑終宥姦閹之罪大雅君子為之痛心張后卒以凶終固其宜矣

讚曰牀簀之愛人情易惑以義制情哲王令德李倓悟主韻諧金石褒謚建寧良堪太息



舊唐書卷一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十三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六十七

嚴武 郭英乂 崔寧弟寬 從孫蟊 蟊子蕘 蕘子黯

嚴震 嚴礪

嚴武中書侍郎挺之之子也神氣儁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之風讀書不究精義涉獵而已弱冠以門蔭策名隴

右節度使哥舒翰奏充判官遷侍御史至德初肅宗興師靖難大收才傑武杖節赴行在宰相房琯以武名臣之子素重之及是首薦才略可稱累遷給事中既收長安以武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時年三十二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優游京師頗自矜大出為綿州刺史遷劍南東川節度使入為太子賔客兼御史中丞上皇誥以劍南兩川合為一道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入為太子賔客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二聖山

陵以武為橋道使無何罷兼御史大夫改吏部侍郎尋遷黄門侍郎與宰臣元載深相結託冀其引在同列事未行求為方面復拜成都尹充劒南節度等使廣德二年破吐蕃七萬餘衆拔當狗城十月取鹽川城加檢校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前後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為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殺之由是威震一方蜀土頗饒珍産武窮極奢靡賞賜無度或由一言賞至百萬蜀方閭里以徵斂殆至匱

竭然蕃虜亦不敢犯境而性本狂蕩視事多率胸臆雖
慈母言不之顧初為劒南節度使舊相房琯出為管内
刺史琯於武有薦導之恩武驕倨見琯略無朝禮甚為
時議所貶永泰元年四月以疾終時年四十
郭英乂先朝隴右節度使左羽林軍將軍知運之季子
也少以父業習知武藝策名河隴間以軍功累遷諸衛
員外將軍至德初肅宗興師朔野英乂以將門子特見
任用遷隴右節度使兼御史中丞旣收二京徵還闕下

掌禁兵遷羽林軍大將軍加特進以家艱去職朝廷方討史思明選任將帥乃起英乂為陝州刺史充陝西節度潼關防禦等使尋加御史大夫兼神策軍節度代宗即位加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元帥雍王自陝統諸軍討賊洛陽留英乂在陝為後殿東都平以英乂權為東都留守既至東都不能禁暴縱麾下兵與朔方迴紇之衆大掠都城延及鄭汝等州比屋蕩盡廣德元年策勲加實封二百戶徵拜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恃

富而驕於京城創起甲第窮極奢靡與宰臣元載交結以久其權會劍南節度使嚴武卒載以英乂代之兼成都尹充劍南節度使既至成都肆行不軌無所忌憚玄宗幸蜀時舊宮置為道士觀內有玄宗鑄金真容及乘輿侍衛圖畫先是節度使每至皆先拜而後視事英乂以觀地形勝乃入居之其真容圖畫悉遭毀壞見者無不憤怒以軍政苛酷無敢發言又頗恣狂蕩聚女人騎驢擊毬製鈿驢鞍及諸服用皆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

為笑樂未嘗問百姓間事人頗怨之又以西山兵馬使崔旰得衆心屢抑之旰因蜀人之怨自西山率麾下五千餘衆襲成都英乂出軍拒之其衆皆叛反攻英乂英乂奔於簡州普州刺史韓澄斬英乂首以送旰并屠其妻子焉

崔寧衛州人本名旰雖儒家子喜縱横之術衛州刺史茹璋授旰符離令既罷久不調遂客遊劒南從軍爲步卒事鮮于仲通又隨李宓討雲南宓戰敗旰歸成都行

軍司馬崔論見盰悅其狀貌又以其宗姓厚遇薦爲衙將歷事崔圓裴冕冕遣流謗朝廷將遣使推按盰部下截耳稱冤中使奏之盰亦赴京師授司戈歷司階折衝郎將軍等官寶應初蜀中亂山賊擁絶縣道代宗憂之嚴武薦盰爲利州刺史既至山賊逌散由是知名嚴武爲劒南節度赴鎮過利州心欲辟盰爲部將以利非屬部盰難輒去俾盰籌之盰曰節度使張獻誠見忌且又好利誠能重賂之盰可以從大夫矣武至劒南遺獻誠

奇錦珍貝價兼百金獻誠大悦武乃遺獻誠書求旰獻誠然之令旰移疾去郡旰乃之劒南武奏為漢州刺史久之吐蕃與諸雜羌戎寇陷西山柘靜等州詔嚴武收復武遣旰統兵西山旰善撫士卒皆願致死命始次賊城周圍皆石磧攻具無所設唯東南隅環丈之地壤土可穴諜知之以告旰晝夜穿地道攻之再宿而拔其城因拓地數百里下城寨數四番衆相語曰崔旰神兵也將吏前進以糧盡還師武大悦裝七寳轝迎旰入成都

以誇士衆賞賚過厚永泰元年五月嚴武卒杜濟為西川行軍司馬權知軍府事時郭英幹為都知兵馬使郭嘉琳為都虞候皆請英幹兄英乂為節度使旰時為西山都知兵馬使與軍衆共請大將王崇俊為節度使二奏俱至京師會朝廷已除英乂旰使因見英乂陳其事英乂至成都數日誣殺王崇俊又召旰還成都英乂減將健糧賜人心怨怒旰在西山聞之大恐乃託備吐蕃未赴成都英乂怒出兵聲言助旰討吐蕃其實襲之也

旰家在漢州英乂遷之成都通其妾媵旰知之轉入深
山英乂自率師攻旰值天大寒雪深數尺英乂士馬凍
死者數百人衆心離叛旰遂出兵拒敵英乂與之接戰
英乂軍大敗而還收餘兵纔千人歸成都將卒因多逃
散初天寶中劒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嘗建一使院院宇
甚華麗及玄宗幸蜀嘗居之因為道觀兼寫玄宗真容
置之正室英乂因入觀行香悅其竹樹遂奏請以仲通
舊院為軍營乃移去真容自居之旰聞之謂將士曰英

又反矣不然何得除毀玄宗真容而自居之乃率兵攻成都英又出兵於城西門令栢茂琳為前軍郭英幹為左軍郭嘉琳為後軍與旰戰茂琳等軍累敗軍人多投旰旰令降將統兵與英又轉戰大敗之兵至子城英又單騎奔簡州為普州刺史韓澄所殺時邛劒所在起兵相攻劒南大亂永泰二年二月乃以黄門侍郎平章事杜鴻漸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劒南東川西川南邛等道副元帥劒南西川節度使鴻漸出駱谷有謀者曰相公

駐東閬州逕制劒南數移牒述英乂過失言旰有方略
旰腹心攝諸州刺史者皆奏正之令旰及將校不疑然
然後與東川節度使張獻誠及諸賊帥合議數出兵攻
旰既數道連兵未經一年兵勢減耗旰窮必束身歸朝
此上策也鴻漸畏懦計疑未決會旰使至卑辭厚禮送
繒錦數千匹鴻漸貪其利遂至成都日與判官杜亞楊
炎將吏等髙會縱觀軍州政事悉委旰仍連表聞薦先
時張獻誠數與旰戰獻誠屢敗旌節皆為旰所奪朝廷

因鴻漸之請加成都尹兼西山防禦使西川節度行軍司馬仍賜名曰寧大歴二年鴻漸歸朝遂授寧西川節度使恃地險人富乃厚斂財貨結權貴令弟寛留京師元載及諸子有所欲寛恣與之故寛驟歴御史知雜事御史中丞寛兄審亦任郎中諫議大夫給事中寧在蜀十餘年地險兵强肆侈窮慾將吏妻妾多為所淫汚朝廷患之而不能詰累加尚書左僕射大歴十四年入朝遷司空平章事兼山陵使尋代喬琳為御史大夫平章

事寧以為選擇御史當出大夫不謀及宰相乃奏請以李衡于結等數人為御史楊炎大怒其狀遂寢炎又數譢毀劉晏寧又救解之寧既厚結元載巳久楊炎又出自載門寧初附炎炎因此大怒其年十月南蠻大下與吐蕃三道合進一出茂州過文川及灌口一出扶文過方維白壩一出黎壩雅過邛郲戎酋誡其衆曰吾要蜀川為東府凡伎巧之工皆送邏娑平歲賦一縑而已是蠻之入連陷郡邑士庶奔亡山谷蜀寧在朝軍中無帥

德宗促寧還鎮炎懼寧怨已入蜀難制謂德宗曰蜀川天下奧壤自寧擅置其中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今寧来朝尚有全師守蜀貨利之厚適中奉給貢賦所入與無地同始寧與諸將等夷獨因叛亂得位不敢自有以恩柔煦育威令不行今雖歸之必無功是徒遣也若有功義不可奪則西川之奧敗固失之勝亦非國家所有陛下熟察帝曰卿策何從炎曰請無歸寧令朱泚所部范陽勁兵戍在近甸促令與禁兵雜往舉無不捷因

是役得寘親兵內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換授他帥以收其權得千里肥饒之地是因小禍受大福也帝曰善即止寧不行乃發禁兵四千范陽兵五千赴援東川出軍自江油趣白壩與山南兵合擊蠻兵敗走范陽軍又擊破於七盤遂拔新城戎蠻大敗凡斬馘六千生擒六百傷者殆半饑寒隕於崖谷者八九萬寧遂罷西川節度使制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御史大夫京畿觀察使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

節度等使兼鄜坊丹延都團練觀察使託以重臣綏靖
北邉但令居鄜州雖以寧為節度每道皆置留後自得
奏事炎悉諷令伺寧過犯杜希全為靈州王翃為振武
李建徽為鄜州及戴休顔杜從政吕希倩等皆炎署置
也寧廵邉至夏州刺史吕希倩與寧同力招撫党項歸
降者甚多炎惡之因奏希倩撫綏之功才堪委任召歸
朝除右僕射知省事以神武將軍時常春代之朱泚之
亂上卒迫行幸百寮諸王鮮有知者寧後數日自賊中

来上初喜甚寧私謂所親曰聖上聰明英邁從善如轉
規但為盧杞所惑至此爾杞聞之潛與王翃圖議陷之
初涇原兵作亂之夕寧與翃及御史大夫于頎俱出延
平門而西數下馬便液每下輒良久翃等促之不敢前
又懼賊兵追及翃乃大聲而言曰已至此不必顧望至
奉天翃具以事聞會朱泚行反間偽除柳渾宰相署寧
中書令寧朔方掌書記康湛時為盩厔尉翃逼湛作寧
遺朱泚書使寧無以自辯翃遂獻之杞因誣奏曰崔寧

初無葵藿向日之心閻於城中與朱泚堅為盟約所以後於百辟今事果驗使兇渠外逼姦臣内謀則大事去矣因俯伏歔欷曰臣備位宰相危不能持顛不能扶宜當萬死伏待斧鉞上命左右扶起之既還俄有中人引寧於幕後二力士自後縊殺之時年六十一初將誅寧名至朝堂云令江淮宣慰尋命翰林學士陸贄草誅寧制贄求寧與泚書將以狀生之復亂言云其書已失寧既得罪籍沒其家中外稱其寃乃赦其家歸其資產貟

元十二年六月寧故將夏綏銀節度使韓潭奏請以新
加禮部尚書恩制以雪寧之罪詔從之任其家收葬初
寧入朝留弟寬守成都瀘州楊子琳乘閒以精騎數千
突入成都據城守之寬屢戰力屈子琳威聲頗盛寧妾
任氏魁偉果幹乃出其家財十萬募勇士信宿間得千
人設隊伍將校手自麾兵以逼子琳子琳懼城内糧盡
乃拔城自潰子琳素有妖術其夕致大雨引舟至庭除
登之而遁寧季弟密密子繪父子皆以文雅稱歷使府

從事繪生四子蠡黷確顔皆以進士擢第蠡字越卿元和五年擢第累辟使府寶歴中入朝監察御史太和初為侍御史三遷户部郎中出為汝州刺史開成初以司勲郎中徵尋以本官知制誥明年正拜舍人三年權知禮部貢舉四年拜禮部侍郎轉户部上疏論國忌日設僧齋百官行香事無經據詔曰朕以郊廟之禮嚴奉祖宗備物盡誠庶幾昭格恭惟忌日之感所謂終身之憂而近代以来歸依釋老徵二教以設食會百辟以行香

將以有助聖靈冥資福祚有異皇王之術頗乖教義之
宗昨得崔蠡奏論遂遣討尋本末禮文令式曾不該明
習俗因循雅當釐革其兩京天下州府以國忌日為寺
觀設齋焚香赴令已後並宜停罷蠡尋為華州刺史鎮
國軍等使再歷方鎮子蕘蕘字野夫大中二年擢進士
第累官至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户部侍郎乾
符中自尚書右丞遷吏部侍郎蕘美文詞善談論而敭
事簡率銓管非所長出為陜州觀察使以器韻自高不

屑細故權移僕下時河南寇盜蜂起王仙芝亂漢南朝綱不振而蕘自恃清貴不恤人之疾苦百姓訴旱蕘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乃笞之吏民結怨既而為軍人所逐饑渴甚投民舍求水民以溺飲之初為軍人所俘翦其髭髮拜而獲免以失守貶端州司馬復入為左散騎常侍卒子居敬居儉居敬終尚書郎居儉中與終户部尚書黯字直卿太和二年進士擢第開成初為青州從事入為監察御史奏郊廟祭器不虔請勑有司

文宗謂宰臣曰宗廟之事朕合親奉其禮但以千乘萬騎動費國用每有司行事之日被衣冠坐以俟旦比聞主者不虔祭器勞敝非事神蠲潔之義卿宜嚴勑有司道吾此意黯具條奏以聞尋遷員外郎會昌中為諫議大夫確字岳卿顔字希卿位皆至尚書郎

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世為田家以財雄於鄉里至德乾元已後震屢出家財以助邉軍授州長史王府諮議參軍東川節度判官韋收薦震才用於節度使嚴武

遂授合州長史及嚴武移西川署為押衙改恒王府司馬嚴武以宗姓之故軍府之事多以委之又歴試衛尉太常少卿嚴武卒廼罷歸東川節度使又奏為渝州刺史以疾免山南西道節度使又奏為鳳州刺史加侍御史丁母憂罷起復本官仍充興鳳兩州團練使累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中丞為政清嚴興利除害遠近稱美建中初司勲郎中韋楨為山劍黜陟使薦震理行為山南第一特賜上下考封鄖國公在鳳州十四年能政

不渝建中三年代賈耽為梁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及朱泚竊據京城李懷光頓軍咸陽又與之連結泚令腹心穆庭光宋瑗等齎白書誘震同叛震集衆斬庭光等時李懷光連賊德宗欲移幸山南震既聞順動遣吏馳表往奉天迎駕仍令大將張用誠領兵五千至盩厔已東迎護上聞之喜既而用誠為賊所誘欲謀背逆朝廷憂之會震又遣牙將馬勛奉表迎候上臨軒召勛與之語勛對曰臣請計日至山南取

節度使符召用誠即不受召臣當斬其首以復上喜曰
卿何日當至勛尅日時而奏帝勉勞之勛既得震符乃
請壯丁五人偕行既出駱谷用誠以勛未知其謀乃以
數百騎迎勛勛與俱之傳舍用誠左右森然勛先聚草
發火於驛外軍士爭附火勛乃從容出懷中符示之曰
大夫召君用誠惶懼起走壯士自背束手而擒之不虞
用誠子居後引刀斫勛勛左右遽承其臂刀下不甚傚
傷勛首遂格殺其子而仆用誠於地壯士跨其腹以刃

擬其喉曰出聲即死勛即其營軍士已被甲執兵矣勛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子皆在梁州一朝棄之欲從用誠反逆有何利也但滅汝族耳大夫使我取張用誠不問汝輩欲何為乎衆皆讋服於是縛用誠送州震杖殺之拔其副將使率其衆迎駕勛以欒封首馳赴行在從約半日上頗憂之及勛至上喜動顏色翌日車駕發奉天及入駱谷李懷光遣數百騎来襲賴山南兵擊之而退輿駕無警急之患尋加震檢校戸部尚書賜實封二百

戶三月德宗至梁州山南地貧糧食難給宰臣議請幸
成都府震奏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
聲援如幸西川則晟未見收復之期也幸陛下徐思其
宜議未決李晟表至請車駕駐驛梁洋以圖收復羣議
乃止梁漢之間刀耕火耨民以採梠為事雖節察十五
郡而賦額不敵中原三數縣自安史之後多為山賊剽
掠戶口流散大半泊六師駐驛震設法勸課鳩聚財賦
以給行在民不至煩供億無闕其年六月收復京城車

駕將還京師進位檢校尚書左僕射詔曰朕遭罹寇難
播越梁岷蒸庶煩於供億武旅勤於扞衛凡百執事各
奉厥司眷于是邦復我興運宜加崇大以示將来宜改
梁州為興元府官名品制同京兆河南府鄭縣昇為赤
諸縣昇為畿見任州縣官考滿日放選百姓給復一年
洋州宜昇為望見任州縣官考滿減兩選山南西道將
士並與甄叙以震為興元尹賜實封二百户貞元元年
十一月德宗親祀昊天上帝于南郊震入朝陪祭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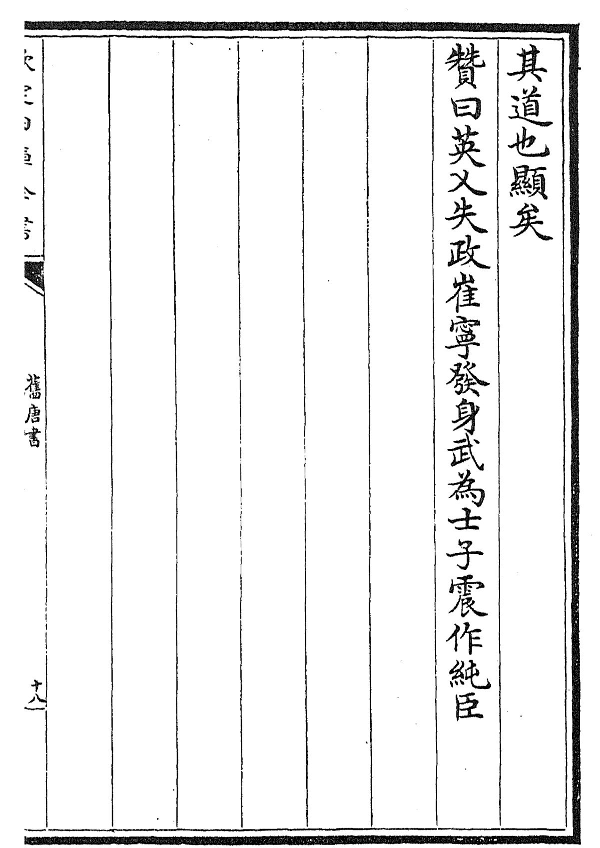
年二月加同平章事貞元十五年六月卒時年七十六廢朝三日册贈太保賻布帛米粟有差及喪將至令百官以次赴宅弔哭

嚴礪震之宗人也性輕躁多姦謀以便佞在軍歷職至山南東道節度都虞候興州刺史兼監察御史貞元十五年嚴震卒以礪權留府事兼遺表薦礪才堪委任七月起授興元尹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詔下諫官御史以為除拜不當是日諫議給事

補闕拾遺並歸門下省共議礪資歷甚淺人望素輕遽領節旄恐非允當既兼雜話發論喧然拾遺李繁獨奏云昨除拜嚴礪衆以為不當諫議大夫茍拯云已三度表論未見聽允給事中許孟容曰誠如此不曠職矣又云李元素陳京王舒並見拯及孟容言議上遣三司使詰之拯狀云實於衆中言曾論奏不言三度繁證之不已孟容等又云拯實言兩度拯請依衆狀翌日貶拯萬州刺史李繁播州參軍並同正礪在位貪殘士民不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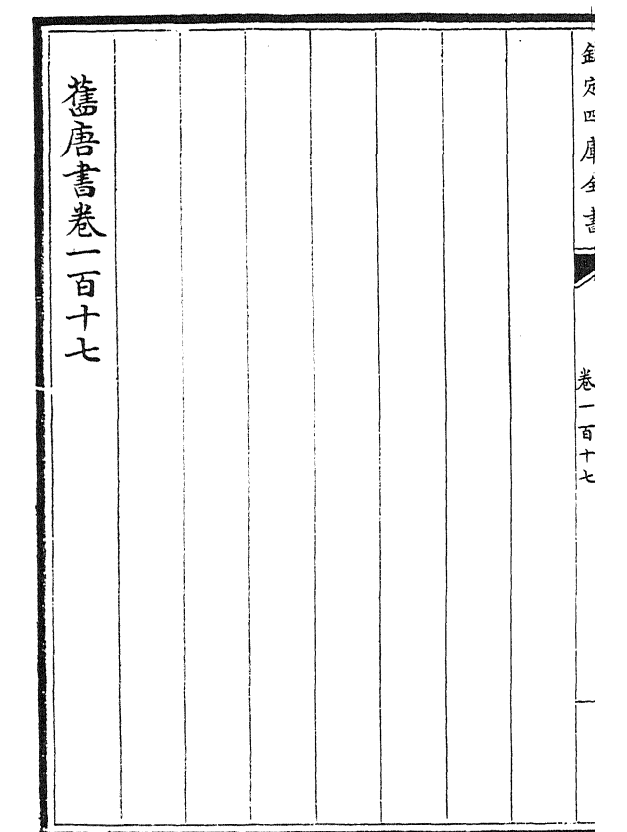
其苦素惡鳳州刺史馬勛誣奏貶賀州司户縱情肆志皆此類也元和四年三月卒卒後御史元稹奉使兩川按察糾劾礪在任日贓罪數十萬詔徵其贓以死恕其罪

史臣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縊崔寧除嚴礪時君之政可知矣輔相之才可見矣武不稟父風有違母誨凡為人子者得不誡哉雖有周孔之才不足稱也況狂夫乎英乂失政其死也宜哉嚴震立功



其道也顯矣

贊曰英乂失政崔寧發身武為士子震作純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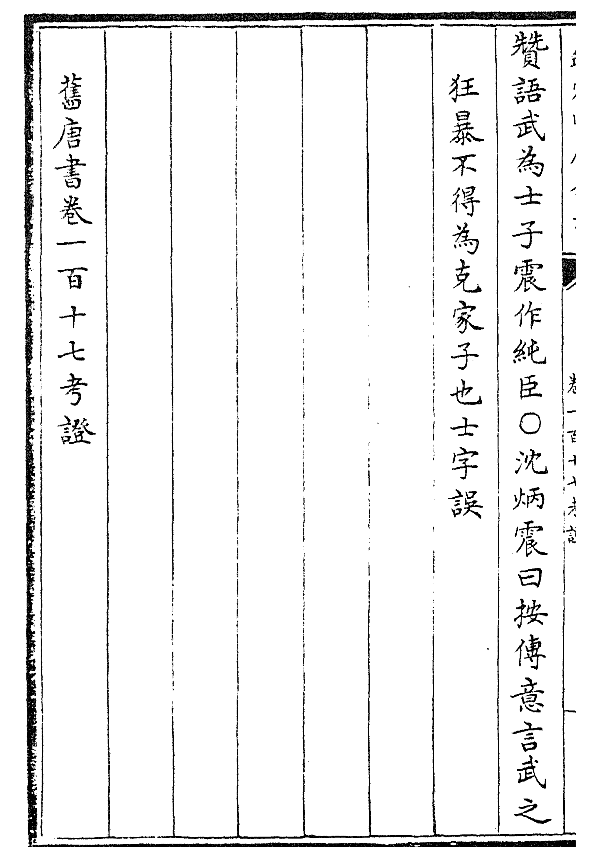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十七

舊唐書卷一百十七考證

嚴武傳上皇誥以劔兩川合為一道○沈炳震曰按方鎮表廣德二年合兩川為一道則是代宗時事非上皇誥也

崔寧傳尋代喬琳為御史大夫平章事○沈炳震曰按紀及宰相表喬琳免後皆無寧入相文疑代琳為御史大夫非平章事也

杜希全為靈州王翃為振武○本紀張光晟非王翃



贊語武為士子震作純臣○沈炳震曰按傳意言武之狂暴不得為克家子也士字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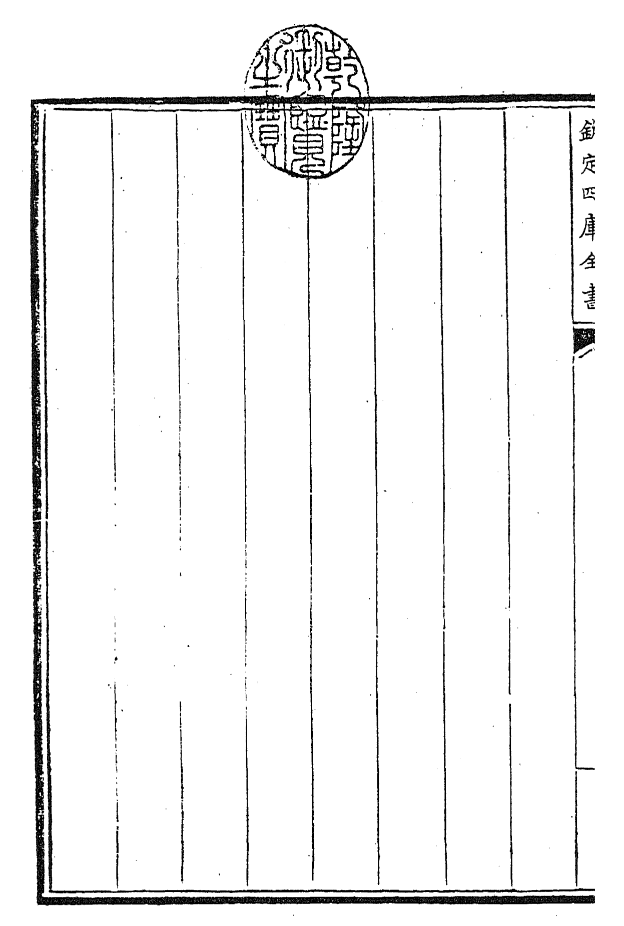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十七考證

謹案卷一百十五第七頁後二行事兄以悌閩刊本悌訛孝據新書李承傳改

卷一百十六第四頁後二行三行建中元年十一月封武威郡王刋本脫一建字今增

第十頁後三行穎悟逾爽刋本悟訛晤今改

卷一百十七第一頁後七行以劒南兩川合為一道刋本脫南字據本書地理志增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沈元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十四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六十八

元載王昻　李少良郇謨附　王縉

楊炎　黎幹劉忠翼附　庾準

元載鳳翔岐山人也家本寒微父景昇任員外官不理

産業常居岐州載母攜載適景昇冒姓元氏載自幼嗜

學好屬文性敏惠博覽子史尤學道書家貧徒步隨鄉
賦累上不升第天寶初玄宗崇奉道教下詔求明莊老
文列四子之學者載策入高科授邠州新平尉監察御
史韋鎰充使監選黔中引載為判官載名稍著遷大理
評事東都留守苗晉卿又引為判官遷大理司直肅宗
即位急於軍務諸道廉使隨才擢用時載避地江左蘇
州刺史江東採訪使李希言表載為副拜祠部員外郎
遷洪州刺史兩京平入為度支郎中載智性敏悟善奏

對肅宗嘉之委以國計俾充使江淮都領漕輓之任尋加御史中丞數月徵入遷戶部侍郎度支使并諸道轉運使既至朝廷會肅宗寢疾載與倖臣李輔國善輔國妻元氏載之諸宗因是相昵狎時輔國權傾海内舉無違者會選京尹輔國乃以載兼京兆尹載意屬國柄詣輔國懇辭京尹輔國識其意然之翌日拜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度支轉運使如故旬日肅宗晏駕代宗即位輔國勢愈重稱載於上前載能伺上意頗承恩遇遷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又加銀青光禄大夫封許昌縣子載以度支轉運使職務繁碎負荷且重慮傷名阻大位素與劉晏相友善乃悉以錢穀之務委之薦晏自代載自加營田使李輔國罷職又加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廣德元年與宰臣劉晏裴遵慶同扈從至陜及輿駕還宫遵慶皆罷所任載恩寵彌盛輔國死載復結内侍董秀多與之金帛委主書卓英倩潛通密旨以是上有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

採微言必玄合上益信任之妻王氏狠戾自專載出朝
謁縱子伯和等遊于外上封人顧繇奏之上方任載以
政反罪繇而已內侍魚朝恩負恃權寵不與載協載常
憚之大歷四年冬乘間密奏朝恩專權不軌請除之朝
恩驕横天下咸怒上亦知之及聞載奏適會於心載遂
結北軍大將同謀以防萬慮五年三月朝恩伏法度支
使第五琦以朝恩黨坐累載兼判度支意氣自若謂已
有除惡之功是非前賢以為文武才略莫已之若外委

胥吏內聽婦言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室宇宏麗冠絶當時又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處帷帳什器皆於宿設儲不改供城南膏腴別墅連疆接畛凡數十所婢僕曳羅綺一百餘人恣為不法侈僭無度江淮方面京輦要司皆排去忠良引用貪猥士有求進者不結子弟則謁主書貨賄公行近年以來未有其比與王縉同列縉方務聚財遂睦於載二人相得甚歡日益縱横代宗盡察其跡以載任寄多年欲全君臣之分載嘗獨見上誡之不

悛初扈駕自陝還與縉上表請以河中府為中都秋杪行幸春首還京以避蕃戎侵軼之患帝初納之遣條奏以聞自魚朝恩就誅志頗盈滿遂抗表請建中都文多不載大略以關輔河東等十州戶稅入奉京師創置精兵五萬屯在中都以威四方辭多開闔自以為表入事行潛遣所由吏於河中經營節度寄理於涇州大歷八年蕃戎入邠寧之後朝議以為三輔已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為守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

之要害指畫於上前曰今國家西境極于潘源吐蕃防戍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間原州當西塞之口接隴山之固草肥水甘舊壘存焉吐蕃比毀其垣墉棄之不居其西則監牧故地皆有長濠巨塹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黍稷不蓺而有平涼附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移京西軍戍原州乘間築之貯粟一年戎人夏牧多在青海羽書覆至已逾月矣今運築並作不二旬可畢移子儀大軍居涇以為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

北抵于河皆連山峻嶺冠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為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為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斷西戎之脛朝廷可高枕矣兼圖其地形以獻載密使人踰隴山入原州量井泉計徒庸車乘畚鍤之器皆具檢校左僕射田神功沮之曰夫興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信一書生言舉國從之聽誤矣上遲疑不決會載得罪乃止初六年載條奏應緣别勅授文武六品以下勅出後望令吏部兵部便附甲團奏不得

檢勘從之時功狀奏擬結銜多謬載欲權歸於已慮有司駁正會有上封人李少良密以載醜迹聞載知之奏於上前少良等數人悉斃於公府由是道路以目不敢議載之短門庭之內非其黨與不接平素交友涉於道義者悉疎棄之代宗寬仁明恕審其所由凡累年載長惡不悛衆怒上聞大歷十二年三月庚辰仗下後上御延英殿命左金吾大將軍吳湊收載縉于政事堂各留繫本所并中書主事卓英倩李待榮及載男仲武季能

並收禁命吏部尚書劉晏訊鞫晏以載受任樹黨布于天下不敢專斷請他官共事勅御史大夫李涵右散騎常侍蕭昕兵部侍郎袁傪禮部侍郎常袞諫議大夫杜亞同推究其狀辯罪問端皆出自禁中仍遣中使詰以陰事載縉皆伏罪是日宦官左衛將軍知內侍省事董秀與載同惡先載於禁中杖殺之勅曰任直去邪懸於帝典奬善懲惡急於時政和鼎之寄匪易其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載性頗姦回跡非正直寵待

踰分早踐鈞衡亮弼之功未能經邦成務挾邪之志常以罔上面欺陰託妖巫夜行解禱用圖非望庶逭典章納受贓私貿鬻官秩凶妻忍害暴子侵牟曾不隄防恣其凌虐行僻辭矯心狠貌恭使沉抑之流無因自達賞罰差謬罔不由茲頃以君臣之間重於去就冀其遷善掩而不言曽無悔非彌益凶戾年序滋遠釁惡貫盈將肅政於朝班俾申明於憲網宜賜自盡朕涉道猶淺知人不明理績未彰遺闕斯衆致茲刑辟憫媿良深僶俛

行之務申沮勸凡在中外悉朕懷焉又制曰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縉附會姦邪阿諛讒佞據茲犯狀罪至難容矜以耄及未忍加刑俾申屈法之恩貸以岳牧之秩可使持節括州諸軍事守括州刺史宜即赴任於戲朕恭已南面推誠股肱數求哲人將弼予理昧於任使過在朕躬無曠厥官各慎厥職初晏等承旨縉亦處極法晏謂涵曰重刑再覆國之常典況誅大臣豈得不覆奏又法有首從二人同刑亦宜重取進止涵等

咸聽命及晏等覆奏上乃減縉罪從輕載長子伯和先是貶在揚州兵曹參軍載得罪命中使馳傳於揚州賜死次子仲武祠部員外郎次子季能祕書省校書郎并載妻王氏並賜死女資敬寺尼真一收入掖庭王氏開元中河西節度使忠嗣之女也素以凶戾聞恣其子伯和等為虐伯和恃父威勢唯以聚斂財貨徵求音樂為事載在相位多年權傾四海外方珍異皆集其門如恐不及名姝異樂資貨不可勝計故伯和仲武等得肆其

志輕浮之士奔其門者如恐不及名姝異樂禁中無者有之兄弟各貯妓妾于室倡優猥褻之戲天倫同觀略無愧恥及得罪行路無嗟惜者中使董秀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及陰陽人李季連以載之故皆處極法遣中官於萬年縣界黄臺鄉毁載祖及父母墳墓斵棺棄柩及私廟木主并載大寧里安仁里二宅充修百司廨宇以載籍没鍾乳五百兩分賜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已上王昂者出自戎旅以軍功累遷河中

尹充河中節度使貪縱不法務於聚斂以貨藩身永泰元年正月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改殿中少監元載秉政與載深相結託大歴五年六月為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使代衛伯玉昂既行伯玉諷大將楊鉥等拒昂乞留伯玉詔許之昂復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專事奢靡廣修第宅多畜妓妾以逞其志在刑部雖公務有程昂耽狥私宴連日不視曹事性貪恡無媿苟得乃鬻公廨園菜收其錢以潤屋甚為時論所醜元

載誅貶連州刺史遣中使監至萬州過硤江墜江而卒
李少良者以吏用早從使幕因職遷殿中侍御史罷遊
京師干謁權貴時元載專政所居第宅崇侈子弟縱横
貨賄公行士庶咸嫉之少良怨不見用乘衆怒以抗疏
上聞留少良於禁内客省少良友人韋頌因至禁門訪
少良少良漏其言頌不慎密遂為載備知之乃奏少良
狂妄詔下御史臺訊鞫是時御史大夫䟽載以張延賞
為之屬意焉少良以泄禁中奏議制使陸珽同伏罪初

韋頌及珽俱與少良友善與載子弟親黨歎狎頌得少良微旨漏於載所親遂達於載載密召珽問之珽具白其狀及禁中語載得之奏於上前上大怒並付京兆府決殺珽珽國子司業善經之子也少傳父業頗通經史性浮躁而疎故及于累大歷中元載弄權自恣人皆惡之八年七月晉州男子郇謨以麻辮髮持竹筐及葦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有三十字請獻於上若無堪便以竹筐貯屍棄之于野京兆府以聞上即召見賜衣

館於禁内客省其獻三十字各論一事其要者團字監
字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殿中
御史楊護職居左巡郇謨哭市護不聞奏上以為蔽匿
貶連州桂陽縣丞員外置元載當承寵得志每改張朝
政出於載手中外共怒當時歸咎於載故少良封事於
前郇謨哭市於後凡百有位宜為明誡
王縉字夏卿河中人也少好學與兄維早以文翰著名
縉連應草澤及文辭清麗舉累授侍御史武部員外禄

山之亂選為太原少尹與李光弼同守太原功効謀畧
衆所推先加憲部侍郎兼本官時兄維陷賊受偽署賊
平維付吏議縉請以已官贖維之罪特為減等縉尋入
拜國子祭酒改鳳翔尹秦隴州防禦使歷工部侍郎左
散騎常侍撰玄宗哀冊文時稱為工改兵部侍郎屬平
殄史朝義河朔未安詔縉以本官河北宣慰奉使稱旨
廣德二年拜黄門侍郎同平章事太微宫使弘文崇賢
館大學士其年河南副元帥李光弼薨於徐州以縉為

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縉懇讓侍中從之加上柱國兼東都留守歲餘遷河南副元帥請減軍資錢四十萬貫修東都殿宇大歷三年幽州節度使李懷仙死以縉領幽州盧龍節度縉赴鎮而還委政於燕將朱希彩又屬河東節度辛雲京卒遂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營田觀察等使縉又讓河南副元帥東都留守從之太原舊將王無縱張奉璋等恃功且以縉儒者易之每事多違約束縉一朝悉召斬

之將校股慄二歲罷河東歸朝授門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元載用事縉卑附之不敢與忤然恃才與老多所傲忽載所不悅心雖希載旨然以言辭凌詬無所忌憚時京兆尹黎幹者戎州人也數論事載甚病之而力不能去也幹嘗白事於縉縉曰尹南方君子也安知朝禮其慢而侮人率如此類縉弟兄奉佛不茹葷血縉晚年尤甚與杜鴻漸捨財造寺無限極妻李氏卒捨道政里第為寺為之追福奏其額曰寶應度僧三十人住

持每節度觀察使入朝必延至寶應寺諷令施財助己修繕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而元載杜鴻漸與縉喜飯僧徒代宗嘗問以福業報應事載等因而啓奏代宗由是奉之過當嘗令僧百餘人於宮中陳設佛像經行念誦謂之内道場其飲膳之厚窮極珍異出入乘廐馬度支具廪給每西蕃入寇必令羣僧講誦仁王經以攘虜寇苟幸其退則横加錫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封國公通籍禁中勢移公卿爭權擅威日相凌奪凡京畿之

豐田美利多歸於寺觀吏不能制僧之徒侶雖有贓姦畜亂敗戮相繼而代宗信心不易乃詔天下官吏不得箠曳僧尼又見縉等施財立寺窮極瓌麗每對揚啓沃必以業果為證以為國家慶祚靈長皆福報所資業力已定雖小有患難不足道也故祿山思明毒亂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懐恩將亂而死西戎犯闕未擊而退此皆非人事之明徵也帝信之愈甚公卿大臣既挂以業報則人事棄而不修故大歷刑政日以凌遲有由然也

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為瓦塗金於上照曜山谷計錢巨億萬縉為宰相給中書符牒令臺山僧數十人分行郡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代宗七月望日於内道場造盂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又設高祖已下七聖神座備幡節龍傘衣裳之制各書尊號于幡上以識之舁出内陳於寺觀是日排儀仗百寮序立於光順門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歲以為常而識者嗤其不典其傷教之源始於縉也李氏初為左丞韋濟妻濟卒奔縉縉

嬖之冐稱為妻實妾也又縱弟妹女尼等廣納財賄貪猥之跡如市賈馬元載得罪縉連坐貶括州刺史移處州刺史大歷十四年除太子賔客留司東都建中二年十二月卒年八十二

楊炎字公南鳯翔人曽祖大寳武徳初為龍門令劉武周陷晉絳攻之不降城破被害褒贈全節侯祖哲以孝行有異旌其門閭父播登進士第隱居不仕玄宗徵為諫議大夫棄官就養亦以孝行禎祥表其門閭肅宗就

加散騎常侍賜號玄靖先生名在逸人傳炎美鬚眉風骨峻峙文藻雄麗汧隴之間號爲小楊山人釋褐辟河西節度掌書記神烏令李大簡嘗因醉辱炎至是與炎同幕率左右反接之鐵棒撾之二百流血被地幾死節度使呂崇賁愛其才不之責後副元帥李光弼奏爲判官不應徵拜起居舍人辭祿就養岐下丁憂廬於墓前號泣不絕聲有紫芝白雀之祥又表其門閭孝著三代門樹六闕古未有也服闋久之起爲司勳員外郎改兵

部轉禮部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與常衮並掌綸誥衮長於除書炎善為德音自開元已來言詔制之美者時稱常楊焉炎樂賢下士以汲引為已任人士歸之嘗為李楷落碑辭甚工文士莫不成誦之遷吏部侍郎修國史元載自作相常遷擢朝士有文學才望者一人厚遇之將以代巳初引禮部郎中劉單單卒引吏部侍郎薛邕邕貶又引炎載親重炎無與為比載敗坐貶道州司馬德宗即位議用宰相崔祐甫薦炎有文學器用上

亦自聞其名拜銀青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炎有風儀博以文學早負時稱天下翕然望為賢相初國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轄無失遺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以租賦進入大盈內庫以中人主之意天子以取給為便故不復出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用不能計其羸縮殆二十年矣中官以冗名持簿

書領其事者三百人皆奉給其間連結根固不可動及炎作相頓首於上前論之曰夫財賦邦國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歷選重臣主之猶懼不集往往覆敗大計一失則天下動揺先朝權制中人領其職以五尺宦豎操邦之本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輔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叅校蠧弊無斯之甚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虧用如此然後可

以議政惟陛下察焉詔曰凡財賦皆歸左藏庫一用舊式每歲於數中量進三五十萬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數聞奏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以為難中外稱之初定令式國家有租賦庸調之法開元中玄宗修道德以寛仁為理本故不為版籍之書人戶寖溢隄防不禁丁口轉死非舊名矣田畝移換非舊額矣貧富升降非舊第矣戶部徒以空文總其故書蓋得非當時之實舊制人丁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玄宗方事夷狄戍者

多死不返邊將怙寵而諱不以死申故其貫籍之名不除至天寶中王鉷為戸口使方務聚斂以丁籍且存則丁身焉往是隱課而不出耳遂案舊籍計除六年之外積徵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人苦而無告則租庸之法弊久矣迨至德之後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饑癘徵求運輸百役並作人戸凋耗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二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而莫相統攝於是綱目大壞朝廷不

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猾吏因緣為姦或公託進獻私為贓盜者動萬萬計河南山東荆襄劒南有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吏職之名隨人署置俸給厚薄由其增損故科斂之名凡數百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瀝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休息吏因其苛蠶食于人凡富人多丁者率為官為僧以色役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

下殘瘁蕩為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炎因奏對懇言其弊乃請作兩税法以一其名曰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戸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郡縣税三十之一度所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税秋夏兩徵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繇悉省而丁額不廢申報出入如舊式其田畝之税率以大歴十四年墾田之數為準而均徵之夏税無

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逾歲之後有戶增而稅減輕
及人散而失均者進退長吏而以尚書度支總統焉德
宗善而行之詔諭中外而掌賦者沮其非利言租庸之
令四百餘年舊制不可輕改上行之不疑天下便之人
不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斂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虛
實貪吏不誡而姦無所取自是輕重之權始歸於朝廷
炎救時之弊頗有嘉聲莅事數月屬崔祐甫疾病多不
視事喬琳罷免炎遂獨當國政祐甫之所制作炎隳之

初減薄護作元陵功優人心始不悅又專意報恩復讐道州錄事參軍王沼有微恩於炎舉沼為監察御史感元載恩專務行載舊事以報之初載得罪左僕射劉晏訊劾之元載誅炎亦坐貶故深怨晏晏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東道轉運租庸青苗鹽鐵使炎作相數月欲貶晏先罷其使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又獻議開豐州陵陽渠發京畿人夫於西城就役閭里騷擾事竟無成初大歷末元載議請城原州以遏西番入寇之衝要事

未行而載誅及炎得政建中二年二月奏請城原州先牒涇原節度使段秀實令為之具秀實報曰凡安邊卻敵之長策宜緩以計圖之無宜草草興功也又春事方作請待農隟而緝其事炎怒徵秀實為司農卿以邠寧別駕李懷光居前督作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朱泚御史大夫平章事崔寧各統兵萬人以翼後三月詔下涇州為具涇軍怒而言曰吾曹為國西門之屏十餘年矣始治于邠纔置農桑地著之安而徙于此置榛莽之中手

拔足踐纔立城壘又投之塞外吾何罪而寘此予李懷光監朔方軍法令嚴峻頻殺大將涇州裨將劉文喜因人怨怒拒不受詔上疏復求段秀實為帥否則朱泚於是以朱泚代懷光文喜又不奉詔涇有勁兵二萬閉城拒守令其子入質吐蕃以求援時方炎旱人情騷動羣臣皆請赦文喜上皆不省德宗減服御以給軍人城中軍士當受春服賜與如故命朱泚李懷光等軍攻之乃築壘環之涇州別將劉海賔斬文喜首傳之闕下茍非

海賓効順必生邊患皆因炎以喜怒易帥涇帥結怨故
也原州竟不能城炎既搆劉晏之罪貶官司農卿庾準
與晏有隙乃用準為荆南節度使諷令誣晏以忠州叛
殺之妻子徙嶺表朝野為之側目李正巳上表請殺晏
之罪指斥朝廷炎懼乃遣腹心分往諸道裴冀東都河
陽魏博孫成澤潞磁邢幽州盧東美河南淄青李舟山
南湖南王定淮西聲言宣慰而意實說謗且言晏之得
罪以昔年附會姦邪謀立獨孤妃為皇后上自惡之非

他過也或有密奏炎遣五使往諸鎮者恐天下以殺劉晏之罪歸已推過於上耳乃使中人復炎辭於正已還報信然自此德宗有意誅炎矣待事而發乃擢用盧杞為門下侍郎平章事炎轉中書侍郎仍平章事二人同事柬政杞無文學儀貌寢陋炎惡而忽之每託疾息於他閤多不會食杞亦銜恨之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杞請復之炎固以為不可杞益怒又密啓中書主書過逐之炎怒曰主書吾局

吏也有過吾自治之奈何而相侵屬梁崇義叛換德宗欲以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統諸軍討之炎諫曰希烈始與李忠臣為子親任無雙竟逐忠臣而取其位背本若此豈可信也居常無尺寸功猶强不奉法異日平賊後恃功邀上陛下何以馭之初炎之南來途經襄漢固勸崇義入朝崇義不能從已懷反側尋又使其黨李舟使馳說崇義固而拒命遂圖叛逆皆炎迫而成之至是德宗欲假希烈兵勢以討崇義然後别圖希烈炎又固言

不可上不能平乃曰朕業許之矣不能食言遂以希烈統諸軍會德宗嘗訪宰相羣臣中可以大任者盧杞薦張鎰嚴郢而炎舉崔昭趙惠伯上以炎論議疎濶遂罷炎相為左僕射後數日中謝對於延英及出馳歸不至中書盧杞自是益怒焉杞尋引嚴郢為御史大夫初郢為京兆尹不附炎炎怒之諷御史張著彈郢郢罷兼御史中丞炎又夙聞源休與郢有隙乃拔休自流人為京兆尹令伺郢過休莅官後與郢友善炎大怒張光晟方

謀議殺迴紇酋帥炎乃以休為入迴紇使休幾為虜所殺郢尋坐以度田不實改為大理卿時人惜之至是杞因羣情所欲又知郢與炎有隙故引薦之炎子弘業不肖多犯禁受賂請託郢按之兼得其他過初炎將立家廟先有私第在東都令河南尹趙惠伯貨之惠伯為炎市為官廨時惠伯自河中尹都團練觀察等使初受代郢奏追捕惠伯詰案御史以炎為宰相抑吏貨市私第貴估其宅賤入其幣計以為贓杞名大理正田晉評罪

晉曰宰臣於庶官比之監臨官市賈有羡利計其利以乞取論罪當奪官杞怒謫晉衡州司馬更名他吏繩之曰監主自盜罪絞開元中蕭嵩將於曲江南立私廟尋以玄宗臨幸之所恐置廟非便乃罷之至是炎以其地為廟有飛語者云此地有王氣炎故取之必有異圖語聞上愈怒及臺司上具獄詔三司使同覆之建中二年十月詔曰尚書左僕射楊炎託以文藝累登清貫雖謫居荒服而虛稱猶存朕初臨萬邦思弘大化務擢非次

招納時髦拔自郡佐登于鼎司獨委心膂信任無疑而乃不思竭誠敢為姦蠹進邪醜正既偽且堅黨援因依動涉情故隳紊法敗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顧於國加以內無訓誡外有交通縱恣詐欺以成贓賄詢其事跡本末乖謬蔑恩棄德負我何深考狀議刑罪在難宥但以朕於將相義切始終顧全大體特有弘貸俾從遠謫以肅具寮可崖州司馬同正仍馳驛發遣去崖州百里賜死年五十五炎早有文章亦勵志節及為中書舍人

附會元載時議已溥之後坐載貶官憤恚益甚歸而得政睚眦必讐險害之性附於心唯其愛憎不顧公道以至於敗惠伯亦坐炎貶費州多田尉尋亦殺之

黎幹者戎州人始以善星緯數術進待詔翰林累官至諫議大夫尋遷京兆尹以嚴肅為理人頗便之而因緣附會與時上下大歷二年改刑部侍郎魚朝恩伏誅坐交通出為桂州刺史本管觀察使至江陵丁母憂久之會京兆尹缺人頗思幹八年復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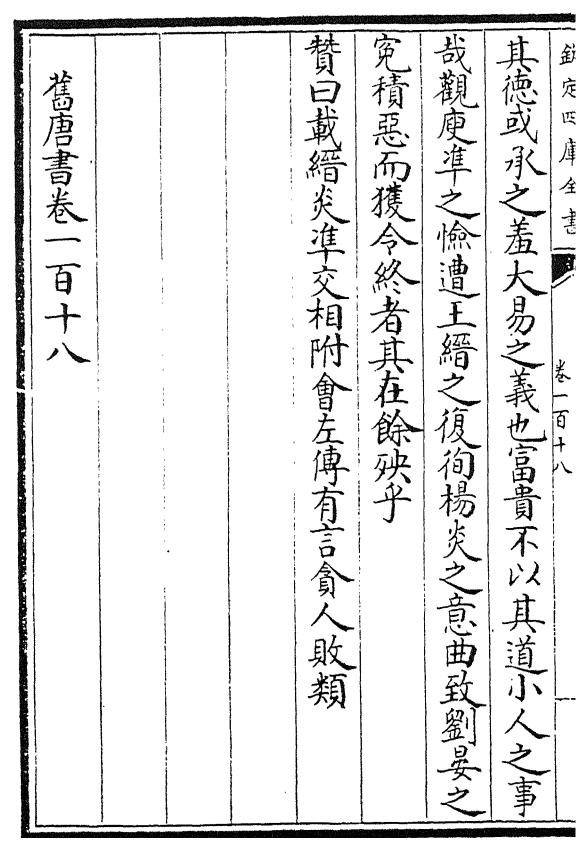
幹自以得志無心為理貪暴益甚徇於財色十三年除兵部侍郎性險挾左道結中貴以希主恩代宗甚惑之時中官劉忠翼寵任方盛幹結之素厚嘗通其姦謀及德宗初即位幹猶以詭道求進密居轝中詣忠翼第事發詔曰兵部侍郎黎幹害若豺狼特進劉忠翼掩義隱賊並除名長流既行市里兒僮數千人譟聚懷瓦礫投擊之捕賊尉不能止遂皆賜死於藍田驛忠翼宦官也本名清潭與董秀皆有寵於代宗天憲在口勢迴日月

貪饕納賄貨産巨萬大歴中德宗居東宫幹及清潭嘗有姦謀動揺及是積前罪以誅之

庾準常州人父光先天寶中文部侍郎準以門廕入仕昵於宰相王縉縉驟引至職方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準素寡文學以柔媚自進既非儒流甚為時論所薄尋改御史中丞遷尚書左丞縉得罪出為汝州刺史復入為司農卿與楊炎厚善炎欲殺劉晏知準與晏有隙乃用為荆南節度準乃上言得晏與朱泚書且有怨望

又名補州兵以拒命於是先殺晏然後下詔賜自盡海内寃之炎以殺晏徵凖為尚書左丞建中三年六月丁巳卒時年五十一贈工部尚書

史臣曰仲尼云富與貴是人之欲不以道得之不處反乎是道者小人載謟輔國以進身弄時權而固位衆怒難犯長惡不悛家亡而誅及妻兒身死而殃及祖禰縉附會姦邪以至顛覆炎隮崔祐甫之規怒段秀實之直酬恩報怨以私害公三子者咸著文章殊乖德行不常



其德或承之羞大易之義也富貴不以其道小人之事哉觀庾準之愉遭王縉之復徇楊炎之意曲致劉晏之冤積惡而獲令終者其在餘殃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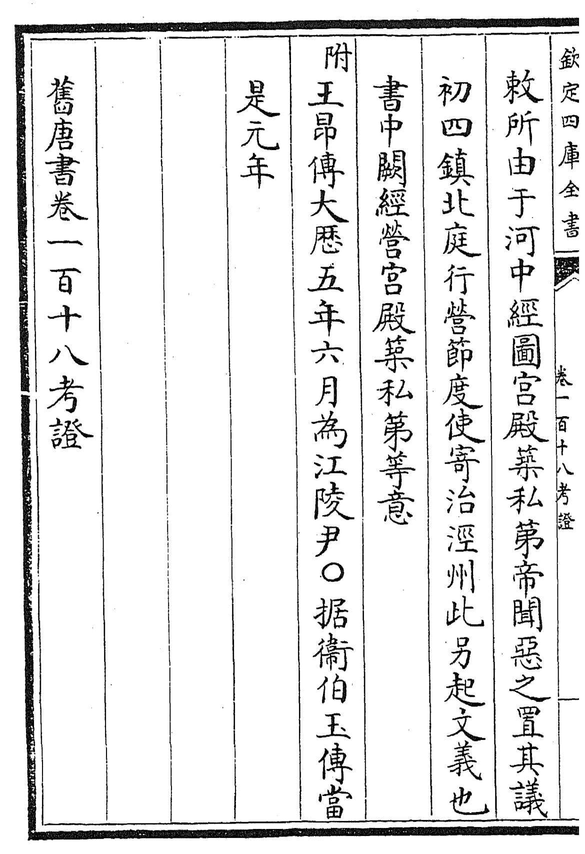
贊曰載縉炎準交相附會左傳有言貪人敗類

舊唐書卷一百十八

舊唐書卷一百十八考證

元載傳父景昇任員外官不理產業常居岐州載母攜載適景昇冒姓元氏〇沈炳震曰按此景昇本姓元氏載始冒姓也据新書父昇本景氏曹王明妃元氏賜田在扶風昇主其租入有勞請于妃冒姓元氏則載父本姓景而冒元也未知孰是

自以為表入事行潛遣所由吏于河中經營節度寄理於涇州〇臣德潛按河中經營下應有闕文据新書



敕所由于河中經圖宮殿葺私第帝聞惡之罷其議

初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寄治涇州此另起文義也

書中闕經營宮殿葺私第等意

附王昂傳大歴五年六月為江陵尹○据衞伯玉傳當

是元年

舊唐書卷一百十八考證